

小生出没,请注意

文/本报记者 金丹丹、陈晓 实习生 吕琳
摄/任焯、章明明

●先说两句

快乐男声

比赛如其名,“快乐男声”的重点自然在声音上。今年的“快乐男声”在杭州没有赛区,最近的赛区是南京。想要抄近路的同学,一个捷径就是参加浙江电台城市之声主办的浙江区选拔赛。电话海选出来的20位选手将要参加今天晚上在吴山广场举行的决赛。最终将有7名优胜者去南京赛区,免去海选关卡,直接和评委面对面。进决赛的20人中,不乏让你惊艳之人,遗憾的是风格实在不多变,实在太单一,不知道彼时胜出的7人组能杀到全国赛第几关。

好男儿

总体来说,参赛的好男儿给人感觉自信有余实力不足,很多选手才艺平平,唱着大街上谁都会唱的水歌,幻想着能吸引评委的目光。早身经百战的评委怎么会上这个当,一句:“你觉得自己还有留下来的必要吗?”让选手心碎到底。难得看到两个亮眼的,评委导演还要警惕地问问身旁的年轻女记者:“你们喜欢这样的吗?”

“好男儿”有着去年辉煌的战绩,今年的路就更不好走。主办方焦头烂额众里寻他千百度,不知灯火阑珊处会是谁的身影在徘徊。

我型我秀

“我型我秀”的主办方再三强调:“今年我们不是选秀,是招聘会。我们要为音乐剧选几个演员。”“我型我秀”在杭州招聘的地点选在了杭州市文化馆。连主办方都没想到没做大宣传,就吸引了这么多人报名,两天报名就有6000多。

文化馆那几天特别热闹,到处都是帅哥美女。随便在哪个角落都能找出几个。在现场还能发现不少熟悉的身影,好多人都参加过“好男儿”或者“超女”,一个场子都不落。

跑调的,淘汰。玩原创的,必须让评委先听听你翻唱人家的歌曲如何。评委说:杭州比预想的要好,上海没有预想中的好。

在这个“我型我秀”杭州招聘会上,几个经常出现在选秀节目中的选手都一一出局。选秀专业户在“我型”没有市场。

●老面孔



●也有美女

浙江传媒学院的大一女生,学的是播音主持。评委觉得她长相甜美,而且今后也应该是个很不错的女主播

张珏珏
浙江传媒学院的大一女生,学的是播音主持。评委觉得她长相甜美,而且今后也应该是个很不错的女主播

夏一丁 去年“超女”杭州赛区第9名

“我型我秀”海选的第一天,下午2点左右,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记者眼前。她就是去年“超女”杭州赛区的第9名董璐莹。不过她报名表上的名字却是“夏一丁”,而且当天她把头发高高挽起,一改去年的清纯婉约形象。

评委竟然在最后一天的100进20中,对她的表现没有一点印象。记者本想在现场找夏一丁,没料到她在评委还没宣布最后名单时,就早早地离开了现场。

夏一丁在事后表示:“其实在第三轮面试前,我就知道自己肯定过不了,当时就想走,但是怕别人把我当逃兵,所以还是去唱了,不过一唱完就走人,既然通过名单里肯定不会有我,还留着干嘛?”

梁晶晶 去年“超女”杭州赛区20强

梁晶晶在去年参加“超女”时用的名字是梁小璐。今年转战“我型我秀”,上周参加了上海站没能进入20强,转战杭州后仍然没能进20强。

在评委宣布完最后的入选名单后,梁晶晶也跟着其他落选的选手一起离开了现场。记者上前跟她聊天时,她的情绪明显很失落:“接下来不会参加选秀了,要飞回澳洲继续学业了。”

余铭轩 第一届“超级男声”冠军

“超男”也来了。在工作人员的提醒下,记者们才知道,第一届“超级男声”余铭轩也来比赛了。因为“超男”之前只在湖南经视播出(该频道没有上星),很多人都认识余铭轩。

来参加“好男儿”的选手90%很紧张,很多“好男儿”,一进来看到评委和旁边架着的摄像机,愣是紧张得不知道手应该往哪里放。经常看到他们双手发抖、声音发抖、嘴角发抖。

余铭轩一进来,一下就能看出他的老练,很顺滑地完成自我介绍。唱歌的时候,眼睛还会朝不同的机位看,时不时还给在场的摄影记者来个表情。

余铭轩唱了一段王力宏的(Forever Love),长相不错,但唱歌一般。当天来参加的好男儿没有特别让导演称心的,余铭轩就成了外形和才艺兼顾的选手。

参加完“超男”后,余铭轩在香港找了个老师进行声乐培训,还接拍了天娱投拍的电视剧《那小子真帅》。可能是感觉舞台不够大,所以刚和天娱解约,就转投“好男儿”了。



此等春暖花开鸟叫连连的四月,各大历来轰轰烈烈的选秀也爆发了。在经历了几年“阴盛阳衰”的审美疲劳选秀季后,今年的选秀似乎变成了男人的天下,“快乐男声”、“好男儿”,似乎只有在“我型我秀”里才能找到女孩子的一席之地,而“我型”不也向来以男生为主吗?男生大可大笑三声扬眉吐气了。

情势所迫下,杭州的男生们似乎都悄然出动了,张扬或低调地飘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。男人们正出动,请注意,不要吝啬你的眼睛。

●明星脸



黄俊渊 VS 周杰伦 好男儿

此人一进试场,立刻“艳惊四座”。鸭舌帽、小眼睛,背着吉他,外貌神情像极了刚出道时的周杰伦。他也算个选秀专业户了,刚参加完“我型我秀”,立马跑来“好男儿”赶场子。说是“我型我秀”上碰了苟伟的钉子,没进。去年的成绩,还是杭州赛区的十强呢。之前是武警战士,酷爱音乐,于是自学成才,去年退伍就当起了选秀专业户,到处赶场。总有怀才不遇的感慨,周董的幸福能否降临?



陈婧 李曼“老爸”的“小姨太” 我型我秀

别看她长得谁都不像,但已经是小明星了。88年出生的陈婧,已经在吴宇森《天堂口》里出演过小角色了。最近正在上海车墩拍戏,是由《金粉世家》原班人马打造的旧上海二十年代长篇偶像剧《梦幻天堂》,在里面演女主角李曼父亲的小姨太。“别看我本人长得小哦,我一上妆和生活中很不像的。”

赵瑾曦 VS 梁咏琪 我型我秀

她在人群中很出挑,高挑的身材、很有灵气的一张脸。最主要的是她的那张明星脸,长得像极了梁咏琪。赵瑾曦是83年的女孩子,学的是导游专业。为了“我型我秀”还专门从昆明飞过来。

●实力派



深蓝光圈 快乐男声

他们是最被评委看好的一个,不,一组选手。因为他们是四个人,一个乐队。在一堆苦情歌中,一个或校园或摇滚风格多变的乐队想不出挑都不可能了。在台台音乐排行榜曾拿到第一名,进过录音棚,发过唱片,在杭州小有名气。在浙工大念书时就组建乐队,四个人的专业并不同。“有天我们跟宿舍管理的阿姨说,我们要住在一起。”阿姨说,好吧,于是四个人就此开始了“同居”生涯。到现在四个人毕业了工作了,还是继续着“四人同居”,并在家里弄了一个录音棚,一有闲暇就可以玩音乐。中间也不无坎坷,甚至有半夜录音回家差点翻车掉进西湖。比较头疼的是,四个男人一起住卫生总不是个小问题,所以团长变成了拿药、扫地的打杂。好玩的时候,有分歧的四个人钻进录音棚,关上双开门,要打架要吵架随便。

“我们不年轻了,而且选秀也是个双刃剑,当时来参加时也有顾虑。后来一个网友跟我们就说:遵守规则,利用好规则。选秀是最直接让大家知道我们音乐的方式。”团长兼吉他手刘一鸣信奉周星驰电影里的一句话,“太阳快下山了,有搞头快点上吧。”既然还有搞头,为什么不继续呢?



刘文天 快乐男声

他在演播室表演的时候,长头发,随便穿了卡其色的T恤和牛仔褲,让注重形象的评委比较不满意,他说,下午刚去打球……而当边上刚认识的选手为他弹吉他伴奏并和声,立即光芒四射。

他在西湖边的火知了酒吧驻唱,有个乐队,叫Free,自由。来参加比赛,机缘有点好笑。“我们乐队一年就放一次假,我这段时间闲着没什么事干。那天去剪头发看到报纸上有写,就打电话,就进了。”他是内蒙古人,大学学的是工业设计,“唱歌比做设计能养活自己”。

从小就喜欢唱歌,大二就去酒吧唱歌,2004年去过第一届的“我型我秀”,进了决赛去了上海,后来家里有事临时打道回府。“我是绝对摇滚。”和乐队在内蒙古、北京、天津、上海都唱过,去年来杭州玩,很喜欢西湖,就留下了。“西湖极静,我极动。其实我是极动极静,极端。”“心有所想,就要表达出来,心不纯净,唱的歌也不会好。”他说相信自己的风格不是是一些大众口味,只是好玩而已。如果就这么一路进全国赛怎么办?他一脸茫然:“不会吧,还真没想过。”

于是,就这么开始了。全神贯注在打来的电话中。一开始还好,音准如何,节奏如何,气息如何,感情如何。半个小

●问答



张雅迪 21岁
上戏导演专业
Q:你的外型很有星相,怎么不去参加我型我秀?

A:我年纪大了。(难道学导演的天生比较老成?)



郭亚欣 22岁
浙江理工大学

Q:你觉得你这头长发能吸引评委吗?

A:我留了4年了,顺其自然,用不着吸引谁。(够拽)



JST组合

Q:身上最能吸引评委的是哪里?

A:发型。我们平时这么出门,回头率很高的。但基本上都是老奶奶。她们会说:“你看这孩子怎么弄这么一个发型!”



严叶青 严叶佳(双胞胎)20岁 上外学生

Q:双胞胎参加,是个优势哦?

A:没有啦。现在男的比较吃香,你看那些粉丝女的多,所以主办方当然要选帅哥啦。

预告

今晚7点,“快乐男声”浙江区选拔赛决赛将在吴山广场进行。

4月14日上午10点至下午5点,“好男儿”将在吴山广场进行100进10的海选。

●菜鸟评委

我真比你们紧张

时过去,一个小时过去,天哪,我觉得我在反反复复地重复着相同的话!该说些什么新词啊?我听得都厌了,广告时间赶紧短信求助:救命啊,哥们儿快来啊!

每一次的半点整点报时广告都成了我的救命稻草,我真心希望它们无限期延长延长。这电话海选,可要三小时!

在同事的拼命鼓励下,我坚持了下来,并将重复评论进行到底。说完最后一个音时,我长吁一口气,放松地语无伦次了。两位善良的主持不忍打击我,表示还ok。同事说,第一次电台还不错,而且听起来声音比平时成熟多了。我偷笑,看来装成熟效果不错嘛。只是,同事又加一句:尾音好像在颤呢……天!

其实选手们,你们打进电话根本不用紧张的,我这个评委比你们更紧张。

后来晚上复赛去采访,采了几个选手,都没听出我就是下午那个“金老师”。后来一个小姑娘说,海选的评委真差。我立马一滴冷汗从脑门处滑下,暗作镇定后进了大半张脸飘走。



本报记者 金丹丹